

稻 田 台 灣 叢 書

瀛洲斬鯨錄

台灣同胞武裝抗日的歷史故事



林藜 著

稻田台灣叢書②0

瀛洲斬鯨錄

林藜／著

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瀛洲斬鯨錄／林藜著—第一版—台北縣永和
市：稻田，民81

面：公分—(稻田台灣叢書；020)

參考書目：面

ISBN 957-8517-24-6(平裝)

857.7

81000879

稻田台灣叢書020

瀛洲斬鯨錄

著 者／林藜

發行人／孫鈴珠

出 版／稻田出版有限公司

登 記 證／局版臺業字第5339號

地 址／台北縣永和市永安街4巷8號1F

電 話／(02)926-2805 (FAX)(02)924-9942

郵 撥／1348126-8 稻田出版社

印 刷／松霖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地 址／台北縣中和市連城路222巷2弄3號

出版日期／民國81年3月 第一版第一刷

定 價／300元

版權所有・不准翻印

小序

「誰能赤手斬長鯨，不愧英雄傳裏名？」

撐起東南天半壁，人間還有鄭延平。」

上面是書贈義軍舊書記詩中的一首，寫於清光緒二十五年，那是當年台灣義勇統領邱逢甲抗日後有感而作。詩中的所謂長鯨，指的正是橫行東海，興風作浪的日本軍閥。但這條胆大妄爲，野心勃勃的長鯨，連做夢也想不到在這海上瀛洲仙島的台灣裏，會處處挨到無數鄭延平的無情打擊和斬殺，終於落得遍體鱗傷。

至於無數的鄭延平又是什麼人呢？那就是本文裏所大事表揚繪描的台灣抗日英雄。他們個個視死如歸，前仆後繼，或者遭終身關禁，受盡酷刑，但是爲了保種，爲了救國，他們毫無怨言，他們更不分男女老少，個個奮勇赴敵，終於做出一番轟轟烈烈的偉績來。

目 錄

· 小序 — III

一、重溫一段痛史 — ①

二、台民決心自衛 — ⑤

三、海上交接台澎 — ① ⑦

四、從頭細說台防 — ② ⑦

五、戰雲密佈三貂 — ③ ⑤

六、瑞芳逐屋爭奪 — ① ②

七、決戰獅球嶺上 — ⑤ ⑩

八、大地風雲聚散 — ⑥ ⑩

九、瀛海怒濤暫息 — ⑥ ⑨

十、北台處處干戈 — ⑦ ⑦

- 十一、天南一柱巍然——88
- 十二、義軍反攻新竹——99
- 十三、日人自掘墳墓——107
- 十四、台北義民蜂起——114
- 十五、大料炭街之圍——121
- 十六、龜崙嶺上鏖兵——129
- 十七、日軍暴行種種——137
- 十八、螳螂奮臂當車——149
- 十九、喋血尖筆山頭——157
- 二十、苗栗的攻防戰——166
- 二一、斬鯨八卦山前——174
- 二二、短衣匹馬男兒——183
- 二三、丹心碧血長存——191
- 二四、他里霧龍虎鬥——200
- 二五、日軍死灰復燃——208

二六、民雄夜築倭墳——218

二七、侯庚奮起殲倭——224

二八、漚汪冤魂夜哭——235

二九、小茹冬大激戰——242

三〇、清日議和經緯——251

三一、滄海潛龍何處——262

三二、能久親王之死——280

三三、漫天烽火頻傳——294

三四、日軍疲於奔命——306

三五、瀟瀟滿城風雨——315

三六、大獅壯烈成仁——327

三七、山胞群起抗日——337

三八、氣吞萬里如虎——347

三九、三山五嶽來朝——364

四十、無邊風起塵揚——370

- 四一、劫後雲林青塚 — ④ ③ ①
 四二、嘉南草木皆兵 — ④ ③ ①
 四三、少貓倡義鳳山 — ④ ① ③
 四四、湖山長伴國殤 — ④ ① ③
 四五、飲盡仇讎之血 — ④ ② ③
 四六、頂林血跡斑斑 — ④ ③ ③
 四七、十萬橫磨寶劍 — ④ ⑤ ①
 四八、國民革命支流 — ④ ⑤ ③
 四九、剩水殘山嗚咽 — ④ ⑦ ③
 五〇、三雄聚義台南 — ④ ⑧ ①
 五一、鼙鼓聲聲動地 — ④ ⑨ ③
 五二、噍吧哖大慘劇 — ⑤ ① ③
 五三、大轟衆擎易舉 — ⑤ ① ⑦
 五四、霧社白雲深鎖 — ⑤ ③ ①
 五五、英風碧血千秋 — ⑤ ④ ③

五、八方風雨齊來	555
五七、日人以毒攻毒	567
五八、斜陽芳草櫻紅	577
五九、兄弟同室操戈	586
六、斬鯨大任完成	593
· 後 記	604
· 重要參考書目	606

一、重溫一段痛史

我們要演述這一段可歌可泣的抗日故事之前，還得先上一堂歷史課，重讀一下中日甲午戰爭，我國戰敗求和，割地賠款的痛史。

清光緒二十年，那是西曆的一八九四年，朝鮮（今天的韓國）全羅道東學黨作亂，因為我國是朝鮮的宗主國，朝鮮政府便向我清廷求援，清廷依據天津條約立即照會日本，然後出兵朝鮮，協助平亂；而日本藉口保護僑民，也出兵猛攻，直入漢城，並向清軍挑戰。但亂平之後，日本並不肯撤兵，反而干涉起朝鮮的內政來，更進一步強迫朝鮮廢除中韓間歷年所訂的一切條約，好使他獨個兒併吞朝鮮，以實行它的北進政策。

明眼人都知道，在這種種肆無忌憚的暴行中，日本人的心意，無非在促成中日兩國的決裂，故當時主持對日交涉的李鴻章便不肯接受日本的無理要求，但他對於軍事上的部署，卻遲遲不前，一心想從外交上找出路，而對俄國的期望更切，依賴至殷。俄國則居心挑起中、日戰爭，坐收漁人之利，便鼓勵李鴻章持強硬態度。結果李鴻章落入它的圈套，外交積極而軍事消極。日本則認定成敗的關鍵全在於兵力的優劣，於是一步也不肯放鬆，待他部署完成後，便宣稱「中日所見相

差太遠，斷不撤兵，如果發生不測之變，日本也斷不負責」。於是日軍萬餘，控制了漢城和仁川，我軍葉志超、聶士成所率領的不足三千人，孤懸牙山。六月中旬以後，李鴻章始續向平壤進兵，另由海道增援牙山，六月二十三日行抵豐島，突遭日艦襲擊，轟沉我運兵船，同時打敗我牙山陸軍，清廷實在忍無可忍，便在同年八月一日，痛心下令對日宣戰。

八月十六日，日軍兩師團進平壤，我國集中平壤的陸軍約一萬五千人對抗，但因紀律不整，布置調度失策而招致大敗，總兵左寶貴戰死，統帥葉志超棄城而走，死傷三千多人，這是中日陸軍的一次主力戰。我軍潰敗後，倉惶退過鴨綠江，戰事便也移入東北進行。

陸戰失利，海戰關係更大。一般人對於我國海軍，素來抱有相當的信心。因為論軍艦噸位，中國實在日本之上，但速率以及大砲口徑都不如人，加以彈藥不足，軍官作戰精神又差，臨陣慌張，布陣錯誤，故十九日經黃海大東溝四個半鐘頭的戰鬥，我軍大敗，戰艦被擊沉毀五艘，艦長鄧世昌壯烈身殉，制海權便為日本所有。這一海上主力戰，實關係此後的中國命運；我如果戰勝則可控制海上，日本即無法在陸上作戰，自不能侵奪朝鮮，更不能進入東北，蹂躪大陸。

九月以後，陸戰在奉天境內進行，日本一路連陷鳳凰城、海城；一路自遼東半島登陸，我經營了十多年的北洋門戶旅順港，不能作為一日的堅守，雖守軍一萬多人，但戰士無鬥志，所以僅一場小小接戰便告陷落。陷落後，日軍大事屠殺，婦孺不免。此後日軍兩路會師，復州、蓋平、

牛莊、營口相繼失陷。這時淮軍既垮了，湘軍以吉林、黑龍江兩省軍的反攻也敗下來，戰場便移到了遼西。

海戰方面，北洋殘餘艦隊已退集到威海衛，完全喪失了戰鬥意志。日軍跟著追至山東省境，連陷榮成、文登、威海衛、劉公島等地，在日本海陸夾攻之下，至光緒二十一年正月全部被殲滅。但日軍意猶未足，又在同年的三月二十日，分遣艦隊南下，由聯合艦隊司令長官海軍中將東祐享統率，計有海陸兵員約萬人，軍艦七艘，運輸船十艘，於二十三日正式進侵澎湖候角海面，至二十六日即陷我澎湖群島，為時僅四天，於是進逼台灣，中外大震。

平壤、黃海敗後，清廷見國土被侵，抗拒無力，非急謀停戰不可。由於美國的從中斡旋，中日代表得以會於廣島。中國派戶部侍郎張蔭桓、湖南巡撫即前任台灣巡邵友濂為正副大使前往。這時日人氣燄高漲，對於談和百般刁難，更利用時機擴大戰果，好作將來苛求的依據。這時的日本，根本沒有謀和的誠意，所以便藉口中國代表權力不足，拒與談判。但這時日本軍已進入山東，關外的情勢也很緊張，清廷唯有依照日方的建議，改派太子太保、文華殿大學士、北洋大臣、直隸總督、伯爵李鴻章為頭等全權大臣，李鴻章的兒子道員李經方為參贊，前往日本議和，日本派首相伊藤博文、外相陸奧宗光為全權代表，和中國的使臣開和平會議於馬關春帆樓。議和初步是談停戰問題，因為日方所提出的停戰條件過分苛刻，使得李鴻章無法接受，彼此爭論不休。就在

這時，李鴻章被日本刺客小山豐太郎所槍傷，一時各國輿論譁然，引起公憤，形勢很不利於日本，日本也自知理屈，這才答應無條件停戰。但到了正式訂立和平條約時，日本始終固執住他所提的要求，毫不相讓，儘管李鴻章多方懇求，曉以今後合作大義，氣燄薰天的日本全權代表們却一點也不放鬆。終於，我國在日人恫嚇威迫之下，簽定了所謂馬關條約，約中中國承認朝鮮獨立，割讓遼東半島及台灣、澎湖，賠款二萬萬兩，開蘇州、杭州、沙市、重慶爲口岸，又日輪得以航行於中國內河，及日人得在通商口岸設立工廠。於是，從此中國遭受空前未有的損害。

待時而動的俄人，決不容許日人染指東北，因爲俄國早就看中了遼東半島，想在那裏取得更好的出海口。但在馬關條約上，遼東半島被割給日本了；這對俄國的企圖，自然是一個很大的打擊。因此俄國邀同德、法二國一齊出面干涉，要日本歸還遼東半島。原來法爲俄的同盟國，而德國爲減輕其東境的威脅，便力謀轉移俄人的注意力於東方，而自身也可乘機插足於亞洲，這一干涉，對日本無異一盆冷水澆背，自度無力抗拒，惟有低頭，接受勸告，另行取償於中國。我國雖暫時收回遼東半島，代價則爲增加賠款三千萬兩。

馬關會議之前，大家已料到日本勢必要求割讓台灣。故在談判期間，中國上下力爭。這時清廷分爲兩派，漢人翁同龢（光緒帝的老師）等堅持台澎不可棄，他力言「台灣萬無議及之理」，而滿人恭親王奕訢等則謂遼東重於台灣，他們有所謂「宗社爲重，邊徼爲輕」的主張，台灣就此便內定

爲割讓日本求和的犧牲品。但是清廷給李鴻章的電令是一個模稜兩可的指示：「南北兩地，朝廷視爲並重，何忍輕言割棄！必不得已，應以一處爲限。」台灣的悲慘命運終未能挽救，全國人心悲憤激昂，台人反對尤烈。

原來在李鴻章赴日之前，清廷對於割台似乎已有初步的預定，可是當時知道這事的人並不多。但到了正式談判，全國週知，情形就很不單純了。那時在朝廷方面，除了滿人奕訢、奕劻及極少數的廷臣外，幾乎都是反對割台的。所謂「連日紛紛章奏，台不可割，幾於萬口交騰。」這決非形容之詞。最後曾提出兩個折衷辦法來：一個是許以礦利，一個是答應割讓台灣的一半，結果都未成議。但那時全國痛憤，無不紛紛起來支持這一護土運動。如台籍京官及翰林、舉人遞給都察院代奏的呈文，文中有道：

「閭巷婦孺，莫不欲食倭人之肉，各懷一不共戴天之仇，誰肯甘心降敵？以全台之地，使之戰而陷，全台之民，使之戰而亡，雖肝腦塗地而無所悔。今日一旦委而棄之，是驅忠義之士以事寇仇，台民終不免一死，然而死有隱痛矣……與其身爲降虜，不如死爲義民！」

又邱逢甲等上巡撫唐景崧代奏有云：

「桑梓之地，義與存亡，願與撫臣誓死守禦。設戰而不勝，請俟臣等死後，再言割地，皇上亦可上對祖宗，下對百姓。如倭酋來收台灣，台民惟有開仗！」

諸如這類的電文，雪片似的從四面八方飛到北京來，朝議紛紜，清廷便於四月二十九日（農曆四月初五日），再諭李鴻章趁三國阻緩之時，通知日方的伊藤博文，並設法暫緩批准和約。清廷所據以力爭的理由，是國際公法第二百八十六章中所規定的：「割地須問居民能順從與否？」及「民必順從，方得視為易主」。但李鴻章交涉結果，一無所獲。伊藤博文詞意決絕，德國又懷疑中國暗令台民叛拒。清廷迫於情勢，終於在君臣相顧揮淚之下批准了和約，那時是在西曆一八九五年五月二日（即光緒二十一年四月初八日），八日換約。

當時反對割讓台灣的除翁同龢之外，主張較努力而積極的還有很多人。如在馬關條約訂立前：兩江總督張之洞電請向英借款，以台灣作保，以杜絕日本的要求，翰林院編修黃紹箕、徐世昌等條陳不可割地；侍讀學士文廷式上摺力奏台灣為存亡所關，應據理爭論；御史張仲忻奏稱台灣必不可棄；編修丁立鈞等及給事中楮成博、余聯元等曾說如果台灣不保，失去民心，誰與守國？御史王鵬運更認為如割台灣，不出十年，恐欲為小朝廷而不可得。訂約之後的：編修李桂林、宋伯魯、柯劭忞等八十餘人聯請勿予批准；給事中丁立瀛、御史高燾曾、劉心源、裴維侓、祭酒陸潤庠以及京官國子監肄業生等亦紛紛上摺力爭。那時碰巧會試，全國各省舉人聚集北京，以康有為、梁啟超為核心，發起了拒約運動。就在五月一日舉行十八省舉人大會，參加的有一千二百多人，當即決議拒約自強並上書，這就是當代最能代表民意的「公車上書」了。又各省官吏如：山東巡

撫李秉衡、河南巡撫劉樹棠以及易順鼎、顧敦彝等也紛紛上書力爭免割台灣。台灣方面談到割台的消息後，更是全島鼎沸，人心惶惶，士民上稟巡撫衙門請轉奏的血書，真是與日俱增，不可勝數。那時，凡是稍稍注意一下國家大事的人，沒有一個不悲憤填胸的。——「宰相有權能割地，孤臣無力可回天！」這正是當時一班亡國賤俘的呼天喊地的兩句心中話。

當三國干涉事起時，清廷曾希望將範圍擴大到台灣，而俄國實無此意，反想驅使日本南進和英國在海上爭霸。英國則正千方百計討好日本，用以抗拒俄國，彼此之間，存在著極明顯的矛盾。日本正式答應不割遼東，法國便知難而退。清廷在無可奈何之下，又轉向德國，甚至美國等去求救，均未獲結果，這不過是病急亂投醫罷了，於事無補。外援既已絕望，台人只好決心自衛了。

二、台民決心自衛

台灣人士眼見割讓台灣，已成爲不變的鐵案，也絕無挽救的餘地，經過多次集會協商，決定自主自衛。這時台灣北部的唐景崧、中部的林朝棟、南部的劉永福，都是抗法名將，他們都在抵禦外侮上立過汗馬功勞的，紳民對於他們都具有信心。而且台灣自從鴉片戰爭以來，幾次戰禍，都賴人民和政府合作把外患驅除，所以大家一向都很有信心，再加上中國人素來輕視日本人，當然絕不會讓日本軍隊順利佔領台灣。於是，這些初爲棄地之民，更懷戀起故國來。他們爲了配合國內各方的呼籲，衆議挽留台灣巡撫布政使唐景崧駐守，進士邱逢甲等並於五月十五日電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。電文略謂：

「台灣屬倭，萬姓不服，而事難挽回，如赤子之失父母，悲慘曷極！伏查台灣已爲朝廷棄地，百姓無依，惟有死守，據爲島國，遙戴皇靈，爲南洋屏蔽。衆議堅留唐撫暫仍理台事，並留劉永福鎮守台南，一面懇請各國查明割地紳民不服公法，從公論斷。台民此舉，無非戀戴皇清，圖固守以待轉機。」

這封電文裏，有所謂「遙戴皇靈」、「戀戴皇清」、「固守以待轉機」的話，都足以看出台灣同